



编者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建超在本报刊载的“老街故事”系列，刻画人物活灵活现，并具有浓厚的老洛阳文化味道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现继续推出刘建超新创作的“老街故事”系列作品，以飨读者。

老街故事

## 乌鸦嘴

□刘建超

老孟能在老街有些名气，凭的是他那三寸不烂之舌。只不过是口中所提之事晦气的多，加上他长得黑，老街人就称他黑乌鸦。

还是读小学的时候，老孟只顾玩耍，没有写完作业，上学路上伙伴都为他担心。班主任可是个很严厉的人，对犯了错的学生，常常拿着教鞭敲他们的头。老孟却不当回事，随口说，班主任也许今天请假来不了学校。伙伴问为什么，老孟挠着头皮说，他每天都骑着破烂自行车到学校，万一那车子掉链子，又是下坡……伙伴说，好小子，你敢咒老师。谁知道，那天班主任真的因为自行车闸皮脱落，摔倒在坡下，腿还骨折了。同学们去医院看望班主任，问长问短的。班主任看着打了石膏的腿说，没事没事，过几个月就可以回去给你们上课了。老孟小心翼翼地说，那万一骨头没有接好怎么办？班主任瞪大了眼睛，嗨，你是巴不得我残废啊！还真是让老孟给说着了，班主任的腿骨果然没有接好，又吃了二遍苦，受了二茬罪。

黑乌鸦好话没个准，赖话是一说一个准。他要说你财源茂盛，你准倒霉破财；他说你事业有成，你肯定路途坎坷。老街有新的买卖开张，前去祝贺的人都会送礼品和红包。唯有黑乌鸦例外，他只要往门前一站，主家会赶忙给他塞个红包；嘴下留情，嘴下留情。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只要他不说话就中。

有一家买卖开张就不信邪，黑乌鸦来了没人搭理，别说红包，吃饭都没有他的位子。黑乌鸦心里那个憋屈啊。主家还故意逗他，说，你看我这生意咋样？黑乌鸦四下打量了一番，说买卖兴隆撞头彩。主家对来客说，听听，黑乌鸦都说我能撞头彩，开张大吉啊。就在大家酒足饭饱准备离开时，一辆送货的卡车如失了控的狮子一般撞到了店家的墙上，车头拱进了半间屋子，幸亏没有伤到人。真是撞头彩。黑乌鸦也吓得一哆嗦，他只看这店处在人字形路的中间，车来车往不安全，没想到还真出事。黑乌鸦拍了自己的嘴巴一下，暗自说，还真是个乌鸦嘴。

黑乌鸦是老街最早一拨玩股票的人。那阵子他经常和别人谈股论金，一说是就



李玉明 绘

几个小时。听的人头都晕了，就说，你白乎了半天，到底买哪只股票啊？黑乌鸦就说出自己选中的几只股票。结果第二天他选的股票全跌。最典型的是，有一次股市全线飘红，只剩下一只股票下跌，那就是黑乌鸦选中并大举吃进的股票。黑乌鸦玩股票赔得一塌糊涂，而经常和他一起炒股的人却有盈余。人家都是反着听，他说涨的人家不买，他说跌的，人家就进，保赚不赔。黑乌鸦一气之下把那点残存的资金都退出来了，发誓：再玩股票就是孙子。

老街有一帮子铁杆球迷，支持的球队成绩特赖，每次都是在保级战里徘徊，可是他们热情不减。每到比赛，他们就包辆车，满脸涂彩，敲锣打鼓吹喇叭到几百里外的省城为主队加油助威。在一次关键的比赛前夕，球迷都揪着心，忽然有个球迷说，老街有个黑乌鸦，他说的话得反着听，说你好可能就遭殃，说你坏也不见得就背，我们何不请他一同去，让他把客队说得天花乱坠，没准那客队就走背运呢。

于是，一伙人就把黑乌鸦请到狮子楼吃饭，请他免费去看球。黑乌鸦还没有到赛场看过球，总看电视转播。球迷说，不到现场你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是足球。请你去，你就为客队说好话，唱赞歌。黑乌鸦说，那不成，我不成叛徒了？球迷说，你不是叛徒，你就是咱们派过去的“卧底”。黑乌鸦就乐呵呵地跟着去了。结果不用说了，实力强劲的客队果然落败，主队保级成功。球迷那个狂欢啊，把黑乌鸦一次次抛起。

黑乌鸦也有血气方刚的时候。老街新开的一家珠宝店，仗着后台硬，欺行霸市，为了扩大门面，找茬寻事要把地段好、人气旺的赛大姐米皮店赶走。黑乌鸦看不过去，就在赛大姐的店门口为赛大姐打气，坚决不搬，我看他们猖狂不了多久，我打个赌，不出半年他那珠宝店就得关门走人。结果，没到半年时间，珠宝店的后犯事被抓，店是用受贿的钱开的，用来洗钱的。店老板闻风逃匿，店被查封。

那几天，黑乌鸦走路头都扬得高高的，熟人都对他翘大拇指。

## 怪物

□韦健华

申南急着给丈母娘家送煤球，他正骑着三轮车往城东的郊外赶。

往城东郊外去的那条泥土路很少有汽车经过，平时行人也不多，较清静。可今天不知是怎么了，这条路上人特别多。可能是刚看完一场电影或是参加完一项什么活动归来，这些人说说笑笑，慢悠悠地走在路中央，申南怎么摇车铃他们都像没听见似的，申南只能随着人群缓缓而行。申南急啊，他还要赶回去搭两个小时以后的火车出差呢！

这时，他看见路边的土坡下有一个盘子大的土洞，遂机灵一动，便朝那边走去。这是一个小动物打的洞，里面不知有多深。申南在洞边左看看，右看看。有人注意到了申南那古怪的行为，好奇地问他看什么。申南大声说，他看见一只像穿山甲又有点像猴子的绿色怪物刚钻进了这个洞里。听申南这么说，好

些人围了过来，有的还拿棍子往洞里捅。

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土洞边挤，申南挤出人群时谁也没注意。路过，申南骑上三轮车好不得意：这下子赶火车的时间是绰绰有余了。

到丈母娘家卸完煤，申南骑上空车就急忙往回走。

当骑到土洞边时，他不由得大吃一惊：不但挤在土洞边的人越来越多，连公路上也挤满了来看怪物的人，还停了好多辆三轮摩托和小轿车。

申南又没法通过了，他急忙向人们解释那洞里根本就没有怪物，是他自己编造的谎言。可没有人信他的话，有人还说：“有人亲眼看见那怪物钻进洞的，你刚来怎么就说是没有呢？”

看着申南极力申辩的样子，好多人摇头：“这人真是怪物！”

## 捡漏

□谷永庆

周日的小城广场上，电视台的《鉴宝》节目现场，来自省城的文物专家们正在对市民们抱来的宝贝一一进行评价。

省师大的王福临教授跟前围着一圈人，大家争着把宝贝给王教授看。遇到真宝贝，王教授就很专业地评价一番，对赝品也不加贬低，只说：“回去收着吧，挺好的。”这时，一位藏友的宝贝引起了王教授的兴趣，那是一个土黄色的四耳陶罐，釉色很粗糙，说旧不旧，说新不新的。王教授捧着这个陶罐，端详了一番后，对主人说：“哪儿来的，能说说吗？”主人是个30多岁的妇女，说：“是我婆婆家的咸菜罐，我看着好玩就拿回来了。”王教授说：“你愿意转让给我吗？”妇人一愣，随口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家里的东西，卖了它，家人会不高兴的。”王教授说：“哦，那回去好好收着吧。”

这个小插曲被一个叫黄胡子的人看在眼里，他兴奋得差点跳起来：专家都想收藏的宝贝，怎能放过？他立马跟着那个妇女走出了广场。那妇女发现有人跟着自己，警惕地停下脚步。黄胡子说明自己想收藏陶罐的意思。那妇女说：“对不起啊，这是自家的东西，不打算卖。”黄胡子一把扯住她：“大姐，你不知道，当初我家也有这样一个陶罐，是

我母亲的盐坛子，后来因为我太顽皮，把坛子打碎了，母亲气得生了一场病，去世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黄胡子还拿纸巾擦了擦眼角：“今天我一看到你这个罐子，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。请你看在我母亲的份上，满足我这个愿望吧。”

那妇女听完了黄胡子的故事，也被感动了：“兄弟，你这么一说我真想把这罐子给你，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，你等一下。”她拿出手机，打了一会儿电话，然后说：“我家里人同意了。”黄胡子花了3000元钱，把陶罐捧回了家。

一个星期后，鉴宝活动移到了另一座城市。黄胡子抱着陶罐坐了两个小时的车，找到了王福临教授。王教授惊讶地说：“噢？这个陶罐……我好像见过。”黄胡子压着内心的兴奋问：“那您告诉我它是哪朝的？”王教授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：“什么哪朝的，就是今朝的。30年前，我在老家的小窑做帮工，这批陶罐就是我们那时烧的。后来窑厂倒闭了，这些东西也都见不着了。这样，我给你100元，你把陶罐给我吧——当然，你要不同意就算了。”黄胡子两眼一黑，差点倒在了王教授面前的桌子上……

## 索取的爱

□雪燕紫

说她时日不多。好在她求生意志很强，竟然已经挨了两年。

再听他打电话，我心里便压不住怒气，终于，在他向我征求该给老婆买什么样的情人节礼物时爆发了：“你呀，什么也不用送，只要让你老婆过两天清闲日子，别像使唤丫环似的使唤你老婆就成了。”

他的笑容顿时凝结了，一下子哽咽起来：“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一个人付出才是爱？如果不这样做，你觉得她会有求生的意志吗？我对老婆说，我还没吃够她做的菜，没穿够她烫的衣服。我要让她感觉到我还在需要她，她才会为了我留在这个世间。”

这次，轮到我瞠目结舌了。我终于懂得，索取也是一种爱。假如你真的爱对方，你一定要给对方爱你的机会，让对方感觉到你需要他（她）。

我调到了一个新单位，和我对桌的是个30多岁的男人。男人给老婆打电话很勤，甚至有时候都不避讳我们：“老婆，我晚上想吃涮羊肉。”“明天我要穿那件灰衬衫，你烫好了没有？”“老婆，明天给我烙葱油饼吧？”他刻意压低的声音让我心里暗笑，觉得这男人家庭生活一定经营得非常成功，他的老婆，肯定是贤妻良母了。

日子就在男人压低了声音给老婆打电话中度过了。男人每次打电话的最后一句总是在提要求，而从他打电话的神情来看，他老婆从未拒绝过。

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，意外地碰到他和老婆也来医院就诊。接待我的医生熟悉他们的情况，见我问起，对我说他老婆患癌症已经两年了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，医生都